

—

代 元 戎

尹家民 著



大將

陈
赓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K205.2
255

一代元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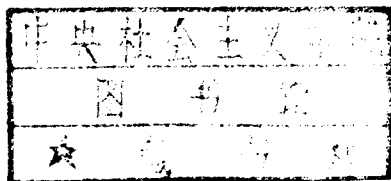
99568



200232541

大将陈赓

尹家民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0038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D/K33/15

大将陈赓/尹家民著. 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1998.1

(一代元戎丛书)

ISBN 7-5033-0894-X

I. 大… II. 尹… III. ①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②陈赓-生平事迹 IV. I25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

字数:297千字 印数:1-11,000

定价:16.50元(膜)

目 录

第一章 满门英豪..... (1)

世上竟有这样的传奇之家：祖父做到湘军师长，继祖母乃军中侠女。妹夫是日后的大将谭政，连家中的牧童在抗战时也当了与陈赓一样的旅长。他的将军生涯，是从他 14 岁离家开始的……

第二章 大将军梦断..... (13)

一杆大枪，满身疥疮，却锁不住他满脑子的将军梦。梦想被一次次打碎。他曾效仿彭德怀闹饷，招来杀身之祸，不得不离开湘军。虽在曾团长手下谋得闲职，但这决不是他的最后归宿……

第三章 追 求..... (29)

命运中有许多道“坎”，跨过去就是一个新世界。他追求革命：幸有毛泽东“携来百侣曾游”；他追求爱情：工人领袖王根英的目光对着他的目光……

第四章 血花与白花…………… (41)

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像两块磁石一样吸引着黄埔青年。尽管蒋介石视其为奇才，并感激他的救命之恩，但终因政治信仰不同，陈赓毅然离去……

第五章 布满凶险的路 …… (62)

革命陷入低潮。在武汉草草成婚的陈赓，踏上了南昌暴动后南下的路。他身负重伤，一位女性将他背下战场，一位基督徒保住了他的腿，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……

第六章 叛逆之风 …………… (78)

周恩来领导下的上海地下斗争惊心动魄。陈赓担负起严惩叛徒的任务。不料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又随之叛变，党的中央机关和一大批负责同志身处险境……

第七章 将军与文豪 …………… (104)

陈赓之传奇，是因其经历过太多的“独特”。例如会见鲁迅，是红军将领与大文豪相处绝无仅有的一例。当英气勃勃的红军师长，坐在风骨峭峻的文豪面前，一个绘声绘色，一个为之神往，桌上那瓶陈年白兰地正散出异香……

第八章 越狱事件…………… (122)

再见蒋介石：昨为座上客，今是“阶下

囚”。宋庆龄为其奔走，党组织四处援救；陈赓不为旧情所动，蒋介石也不敢贸然加害。于是，在有意无意的放松看管中，陈赓再一次逃脱……

第九章 脚与脚、心与心的较量

..... (145)

长征途中，毛泽东说：“陈赓行，可以当军长！”周恩来说：“东征时，你救过蒋介石，长征路上你又救了我。”张国焘却说：“你是国民党暗探，最起码也是打着共产党旗帜‘脚踏两只船’的国民党！”

第十章 悲欢离合..... (173)

与王根英爱也匆匆，别也匆匆。她的牺牲，使他经历了最惨痛的一天；三年之后，他开始结识一位新的女性，并经历新的爱的磨难……

第十一章 最危险的时候 ... (185)

抗战中的陈赓已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。神头岭、长乐村、香城固大捷……然而，百团大战却变成了艰难的攻坚；再后来，他甚至冒险装扮成国民党军队，通过敌人封锁线……

第十二章 谈谈打打 (206)

当陈赓将军走向谈判桌时，他的风度征服了美国人。他曾以共方首席代表的身份，亲

目 录

临前线,用照相机对准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兵,日本兵吓得瑟瑟发抖。事后他告诉大家:照相机里没有胶卷,照相机也是坏的……

第十三章 为将当有怯弱时

..... (228)

一个胜仗:“天下第一旅”被全歼,被俘虏的旅长黄正诚站在陈赓面前:“老大哥不坐,我不能坐。”一个败仗:中街战斗失利,团长站在陈赓面前请求处分,陈赓问:“你怕不怕死?你想不想打好?好,有这两条,不用处分!”而另一个将打未打的仗,再次折磨着陈赓。

第十四章 破釜沉舟新故事

..... (253)

面对黄河,毛泽东向陈赓讲起那个“破釜沉舟”的老故事,于是,在黄河岸边又诞生了一个陈赓骑龙过黄河的新故事,并引出豫西牵“牛”。

第十五章 当家之争 (274)

“贫雇当家”和“扫地出门”之风,吹乱了前方将士的心。自己“成份”不好的陈赓,急切想得到雇农出身的政委谢富治的支持,遗憾的是,他没有说话……

第十六章 每临大战有静气

..... (292)

解放战争时期的陈赓，依然潇洒，却已从机警幽默走向了博大深沉。淮海大战指挥所里云集着一代英豪。扮演参谋长角色的陈赓，出谋划策，为围歼黄维兵团立下汗马功劳.....

第十七章 划归林彪指挥的日子

..... (317)

林彪不是不会打仗，却总爱记旧账。陈赓不是不听指挥，也不是不尊重林彪，然而他更尊重事实。在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的部署中，他与林彪发生了冲突。毛泽东秉公决断.....

第十八章 不以胜者自居 ... (340)

起义将领卢汉的雪茄灭了又燃，燃了又灭；被俘的黄埔同窗宋希濂、曾扩情、钟彬正下着人生最后一盘棋；而当陈赓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一杯茶，一壶酒，天空便突然晴朗.....

第十九章 秘密使命 (353)

胡志明亲往北京点将，陈赓再次踏进南国密林。虽然是“上马香蕉，下马柠檬”，他却深为越南局势忧虑。他甚至发了脾气：“这样的仗还不打，我就卷起铺盖走了！”

目 录

第二十章 北邻有战火…… (368)

和平已经降临，一代名将仍在战火中。他极力主张的坑道作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；他和他的“老上司”彭德怀再度合作得天衣无缝……

第二十一章 将军走进中南海

…………… (381)

一进中南海：毛泽东将创办哈军工的重任压在他肩上；二进中南海，他甚至追进厕所里：请周恩来批几个教授名单；其实，为哈军工的事，他不知进过多少次中南海……

第二十二章 他刚开始写《序言》

…………… (398)

一生戎马，半世沧桑，他刚有机会写总结战争的《序言》……他本该担当更伟大的使命，过于操劳的将军却在 58 岁时倒下了，倒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……

第一章 满门英豪

世上竟有这样的传奇之家：祖父做到湘军师长，继祖母乃军中侠女。妹夫是日后的大将谭政，连家中的牧童在抗战时也当了与陈赓一样的旅长。他的将军生涯，是从他 14 岁离家开始的……

岁末年关，是湖南湘乡一带嫁娶的旺季。到处是唢呐声声、花爆噼叭。陈家儿子娶亲的消息使得寒冷的二都柳树铺热闹起来。一大早，陈家屋场就打扫一清，喜庆的对联和囍字贴在门楣，红光耀眼。两只大灯笼在微风里摇晃，一挂挂鞭炮从树梢垂到地下。请帖已派人送出去，母亲彭学娴又挨家挨户告诉了一遍。陈家还特为拿出几斗米，周济逃荒的饥民。

村西头唢呐刚一放出一串花音，陈家门前的爆竹便一齐闪开火光。一时间，纸屑和硝烟飞扬，恰似浓雾里飘散着雪花，火药味直冲鼻腔。两个伙子平平稳稳抬着花轿，唢呐在前头呜呜哇哇开路。看着轿帘被浓妆艳抹的媒婆挑开，新娘像踩着云朵似地走下来，飘飘欲仙，父亲陈绍纯急忙朝横堂屋里尖着嗓子喊：“庶康！庶康！”早晨，他看见庶康在爷爷房里。

庶康是陈赓的学名。

新娘被母亲扶到正房就座。母亲不住打量着新媳妇粉白的

脸，瞅瞅她不大的脚，并焦急地伸长脖子朝院里张望。

院子里有许多庶康的伙伴，在推推搡搡地打闹。父亲在人群里东张西望，不时向恭贺的人们还礼。不等他询问，等待着看热闹的青年就先问起他来：“大叔，新郎怎么还不露面？”

父亲支支吾吾地应付着。在厨房里悄悄对过来帮忙的弟弟陈碧纯说：“他可能拧着性子又上学去了，你快去学堂把他找回来！”

晚霞的残辉从敞开的门口墙头照进来。凑热闹的人们看看再等也无甚兴趣，便纷纷告辞了。父亲脸上火烧火燎，喉头阵阵发紧，几次想发作，都咽了下去。

叔叔碧纯一头大汗地跑回来，还没站稳，就叫起来：“糟了，庶康跑啦！”

父亲惊讶地“啊”了一声，眼珠都鼓了出来：“他跑哪儿去啦？”

“我问过他们先生，他跟先生说 he 走了，再也不回家了！”

脸色绯红的父亲头向后一仰，险些跌倒。他双颊抽搐着，想喊，喊不出；想说，没有话。仿佛大地在他面前裂成了两半，仿佛天空裂成了碎片！他的手顺着门框滑落，无力地搭在身边。忽然，他一把扯下门框上的灯笼，摔在地上，拿脚踩得稀烂……

这时，母亲慌慌张张地来找父亲。告诉他老头子像是回光返照，脸上红润润的，要挣扎着起来。父亲急忙转身回屋。

男人们进来的时候，庶康的爷爷像刚洗完澡似的满面红光，连额上的皱纹都绽平了。这样一来，父亲和爷爷彼此就更像了。

“庶康呢？”

爷爷问完就愣在那儿用心地听着。他的眼睛没有只看一个人，而是泛泛地看着，好不放过任何一个会回答他的人。

母亲把脸埋在掌心里哭了。

父亲掩饰地说：“他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爹，你精神好多了，歇着吧。”

“他是不是跑啦？”

爷爷又喊了一声，声音很响，似乎把身上剩下的所有力气都放在这喊声上了。

父亲和母亲顿时一震，不知老爷子从哪儿得到的消息。看来，瞒是瞒不过了。父亲抄起帽子，胡乱地卷起烟荷包，边往外走边发狠地说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找遍湘乡，也要把他揪回来！”

“你不要去！”爷爷喊住了父亲。

人们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，担心老爷子会暴跳如雷而耗尽最后一口气。老爷子却克制着剧烈起伏的胸口，把双手舒舒服服地交叉在胸前，脸上十分安详。在最后一刻，爷爷突然宣布：

“不要去找啦。他是个心存大志的孩子，要走，决不是十里八里，你是找不到的……”

老头子不再讲了。他的眼睛大睁着，几滴浑浊的泪珠涌了出来，顺着脸庞缓缓往下淌。他把手从身旁抽出来，悄悄地放在床沿上。他脸上的血色很快消失了，他的脸霎时变得愈来愈苍白。

他的手又往前伸了一寸。

靠着床沿的龙头拐杖碰倒了，咣当一声，龙嘴里那颗圆珠吐了出来。

俗话说：知子莫如父。然而在陈家屋场，最了解少年陈赓心思的，不是父亲，而是爷爷。人们都说这叫隔代相传。

那还是1903年2月27日，陈家得了个儿子，起名福哥，他就是日后的传奇大将陈赓。

数天后，孩子满月。陈绍纯把亲戚朋友和村里人叫到客堂，杀了一口猪，煮了一锅红皮鸡蛋，摆了一些土酒和菜肴，当然，还

有湖南人少不得的辣椒、辣酱，热闹了一番。大家祝愿新诞生的孩子健康、长寿和幸运。

正在热闹头上，听得陈家大院门口孩子们跑着喊着：“老将军回来了！老将军回来了！”

一领四人大轿轻轻落地。轿帘一挑，下来一位威风凛凛的老汉。有个轿夫想过来搀扶，老人一扬手，拨开他，拔出嘴里的旱烟杆，声若洪钟：“我的孙子在哪里？我的孙子在哪里？”

这位湘军大人约有五六十岁的年纪。一脸大胡子，浓黑的眉毛根根刺起，目光锋利。他身材魁梧，穿着一身湘军礼服，头戴朝冠，亮晶晶的宝石顶子，声势显赫。

他，就是陈赓的爷爷，在湘军里当师长的陈益怀，别号培芝。

屋里人闻声出来，簇拥着老汉进去。老汉一坐下来，便微微发喘。他右手一张，像是和人们要什么东西。父亲端来了茶，老汉眼皮都不抬一抬。母亲是很懂事的，急忙回屋把正在酣睡的“福哥”抱来，放在老汉怀里。老汉抹了一把胡子，露出嘴唇，在孙子的屁股蛋上啣地亲了一下，哈哈笑得两眼眯成两条线：“我这孙子屎尿都是香的！”

他忽然想起什么，拿起一根筷子，在酒坛里蘸了一滴酒，往孩子鲜嫩的嘴皮上一抹，孩子便哇哇大哭起来。

爷爷笑得更起劲了，一拍大腿：“哭得响！哭得响！这小子会比我有出息！我听我爹说，我满月的时候，他往我嘴里塞了颗辣椒，我硬是没哭出声来……”

爷爷大约想到什么伤心事，沉默起来，只是盯着孙子的小脸看。他幼时家境贫寒，生计无着，从十几岁就到地主舅舅家里做长工，放牛种地，什么都干。他喜爱武术，自幼坚持练功，力气过人，饭量也特别大。到舅舅家当长工后，白天下田劳动，晚间习武练功。舅舅见他本来就吃得多，再加上弄枪舞棒，气不打一处来，

骂他骂到半夜。爷爷一气之下从舅舅家出走，带着一身武艺，投入湘军。开始当伙头军，以后转为作战的士兵。他因长年练武，膂力过人：站在三张叠起的桌子上面，能用牙齿叼起四只叠在一起装满了水的木桶离地。他在军中用的大刀，重达八十多斤。而且英勇善战，屡立战功，得到上司的赏识，从行伍逐步递升，一直做到相当于今天的师长之职。他当时矢志尽忠朝廷，但是近来他常常被派去镇压农民起义，遭到万民痛恨。又见朝廷无能，清军腐败，外患内忧交迫，实在不想干下去了。他对着听不懂也不会说话的孙子极认真地说：“孙子呵，快快长吧，等爷爷告老还乡，一定把你这个小马驹，调教成一匹腾云驾雾的千里马！”

又过了五六年，爷爷辞去官职，回到家乡，福哥也长成二尺多高、顽皮好动的孩子，爷爷成了他最好的伙伴，不是跟着爷爷去练功，就是缠着爷爷问东问西。他抱住他的脖子，爬上他的膝盖，脸腮对着脸腮，高兴地喊：“爷爷，你眼里有个人！”

“是啊，里面有个淘气包。”老人捋着胡子，乐得前仰后合。

傍晚，二都柳树铺轮廓变得模糊起来。只有背衬着西天余辉的锯齿形小山顶上，还能看到松树和竹子郁郁苍苍。一家一家、一缕一缕的炊烟接连升起。一根根烟囱，像是土地爷爷嘴里衔的烟斗，不时喷出一串火星子。呛鼻子的辣子味和喷香的烤红薯的香味，飘得很远。祖孙二人来到泉坝旁边一块空地，孙子跟着爷爷，一招一式练起武来。

正练着，一阵马蹄声从远而近。祖孙俩一齐扭头去看。

沿着狭长谷地，一匹枣红马飞快地奔驰，腾起一片黄色烟尘。乱纷纷的鬃毛迎风飞舞，不一会儿便来到跟前。

这是一匹烈性的湖南小马，停下还不肯老实，前后移着碎步，打着响鼻。从马背上下来的是个中年妇女。她的脸是饱经风

霜的，额发是湿的，颊上满是灰尘。她的穿戴也很奇特：黑衣黑裤，袖口裤管都紧紧扎着，身后一块红色霞披，软底靴套着裤腿，十分精悍。远远一看，不像个女的。

她看见了爷爷，就整整汗湿的头发，翻身下马。福哥扑过去，亲热地喊着：“二奶奶！”

其实，她不是福哥的亲奶奶。因为贫穷，爷爷成家很晚。直到 30 岁上，在湘军当了哨长之后，才同家乡一位小他 10 岁的刘姓女子结婚。奶奶来到陈家不久，生了一个男孩，就是福哥的父亲陈绍纯；五年以后又生了他的叔父陈碧纯。叔父出生不久，奶奶就病故了。奶奶死后，福哥的父亲刚满 12 岁，爷爷作主给他完婚，并且叫他管家。过了几年，爷爷又和一个当过兵的四川籍女子结婚。这个继祖母没生儿女，但对儿孙视若亲生，孩子们对她也很尊重、敬爱。她原是祖父军中一个骑士，性格豪爽，武功精良，人称“侠女”。她跟着爷爷来到陈家，成了孩子们的武术教练。

她轻轻一举，便把福哥放在马鞍上，说道：“抓紧缰绳！”

福哥骑在马上，喜不自胜，不由得腿肚子一夹，小马便奔跑起来。它时而竖起前身，时而左右摇晃，或者把头扎入前腿间。可把福哥吓坏了。他先是脸红了一阵，心口怦怦乱跳。但他牢牢抓住缰索，像猴子一样，紧贴在马背上。桀骜的枣红马不知是累了，还是驯服了，跑了几圈之后，放慢了步子。福哥高兴地直起身子。

“好样的！”爷爷笑眯了眼。“长大能降服千军万马！”

“福哥，下来吧，该练跟斗了！”二奶奶把马拉住。它的鼻孔张得老大，打着响鼻。当二奶奶靠近它时，虽然又惊跳了一下，但很快和顺地垂下头。二奶奶把福哥抱下来。

二奶奶从马鞍下抽出一根柳木棍子，喊着：“福哥，来！”福哥按着二奶奶喊出的口令，在平地上打着巴子。二奶奶不时把木棍伸到福哥腰杆上，顺势托着。福哥便一个跟斗接着一个跟斗，风

车似地骨碌碌转……

庶康长大以后，进了湘乡一带有名的东山学堂，毛泽东也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。庶康生性活泼，自幼聪明伶俐。他除继承了长辈们勤劳俭朴的品格外，还爱吹拉弹唱，更着迷于祖父的征战生涯。他常常依偎在祖父的身旁，抚摸着 he 累累伤痕，每一个伤疤都有一个征战故事。

湘江一带是大将丛生之地，湘军头目曾国藩即是湘乡人士，更有黄兴、蔡锷诸将。而这里又不乏维新之人，诸如梁启超、谭嗣同等。于是，在庶康幼小的心灵里，耸起两座高山。一座是爷爷，另一座是黄兴。他们是他心中的英雄豪杰。爷爷给了他尚武精神，黄兴则教会了他忧国忧民的朦胧意识。

他常常做着大将军的梦。

他常常幻想着像黄兴那样，骑着高头大马冲出去。

然而支持他的爷爷，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。有一天，终于中风倒下了。

爷爷仰卧在龙床上。背后垫了一大叠枕头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同时艰难地喘着气。他那时在军中曾握过八十斤重大刀的手，如今无力地垂在被子上，皮肤下显出年轻时拼过力的蚯蚓似的青筋。庶康一把抓住爷爷的手，感到那手是冰凉的，他不停地喊着“爷爷！爷爷……”爷爷正好七十，许久以来，他一直很好强，总要硬撑着站起来走动走动。但是3天前，他一丁点儿力气也没有了，终于不再挣扎，躺下了。他身上的一切都死了，只剩下心脏，在漫长的戎马一生之后，仍继续微微搏动着，但它能支持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了。母亲开始整理爷爷身上盖的被子，把它弄得暖和点。然后站在一旁，不时按一下凸起的腹部，很快，她将再生一个孩子。爷爷在庶康进屋后平静多了，他喊着父亲的名字，缓缓地动

了动手指，示意他把窗户打开。父亲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照办了。

爷爷困难地抬起手臂，伸出指头，指指窗外，拍拍床头的龙头拐杖。庶康感到爷爷清醒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。他弯身凑近爷爷发紫的嘴唇，连连点头说：“我知道，爷爷，你说龙洞是吧……”

窗外。

东西对峙着两列绵亘起伏的小山峦。自峡口倾泻出一道山溪，山溪旁是一片沙砾滩地。这是庶康随着爷爷来练功习武的好场所。练过一个时辰，爷爷眉梢一挑，那滔滔的故事就和山溪一同流淌，常常听得庶康呼吸急促，不住地问：“后来呢？后来呢？”

现在，爷爷已经讲不动故事了。神气昏沉，气息微细，咳嗽一阵，喉咙里的痰便堵得他面皮发紫。庶康连忙过去用两个拳头在他背后捶。爷爷这才吐出一口浓痰，额头被冷汗沾得湿湿的，口中喃喃地说了句什么话，庶康弯身凑近他发紫的嘴唇，听到爷爷急促地呼吸着说：“咱家世代代喝龙泉水……我也是盼子成龙……快出去习武从军打天下吧……”

“爷爷，我懂！”

爷爷渐渐安静下来，脸上似乎露出了微笑。

全家人都忙碌起来。母亲忙着在灶堂熬粥。二奶奶端着小碗粥，坐在爷爷身边，用小勺一小口一小口地喂着。爷爷喝不了两口，就得歇一歇。庶康也在屋里忙来忙去。父亲忽然拍拍他的肩膀，叫他跟自己到横堂屋去。

庶康又闻到父亲身上那股难闻的旱烟味儿。父亲拧了一锅烟，叼在嘴边，脸上比平日和气得多。他指指八仙桌上摊开的一个包袱，说：“我从集上给你买了件羊皮袍子，天凉了，你穿上试试。”